佛說大愛道般泥洹經　　巻
恩
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墮舍利國行在猕
猴水拘羅邑講堂是時摩訶卑耶和
題俱曇弥行在墮舍利國與五百比
丘尼俱皆是阿羅漢皆為大神足為
[乾-乞+毛]鄉須摩訶離惟識弥優波羅洹卑
耶俱曇弥是輩長年比丘尼大弟子
行在墮舍利王國比丘尼精舍是時
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自意覺念言
我不忍見佛般泥洹并阿難舍利弗
目犍連是賢者輩我先捨壽命行取
泥洹去是時佛即已覺知便語阿難
是間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自念言
我不忍見佛般泥洹并阿難舍利弗
目乹連是賢者輩我先捨壽行取泥
洹去是五百比丘尼自意覺捨一切
若我不忍見佛般泥洹并賢者阿難
舍利弗目乹連是賢者輩我輩亦當
捨壽行取泥洹去佛說如是阿難白
佛言是故我身不能自勝諸方不能
分別所聞法不能自識所以者何聞
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當般泥洹佛
便告賢者阿難如是阿難汝自意念

分別所聞法不能自識所以者何聞

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當般泥洹佛
便告賢者阿難如是阿難汝自意念
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持精進種般
泥洹耶并定種慈種解種度知見種
所法我自知證覺者若四意止若四
意斷若四神足若五根若五力七覺
意若八慧道行汝恐摩訶卑耶和題
俱曇弥持是法去耶佛說是竟已阿
難自言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終不
能持清淨種般泥洹去亦不能持定
種亦不能持慧種亦不能持解種亦
不能持慧見知種終不能持覺種佛
自慧所覺知法若四意止若四意斷
若四神足若五根若五力若七覺意
若八慧道行終不能持是法般泥洹
阿難言我自念摩訶卑耶和題俱曇
弥於佛有阜恩佛母壽終時摩訶卑
耶和題俱曇弥乳養長大佛佛言阿
難有是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於我
有阜恩我母壽終時乳養長大我佛
言阿難我亦於摩訶卑耶和題俱曇
弥有恩無量所以者何摩訶卑耶和
題俱曇弥從我因緣自歸佛自歸法

自歸比丘僧自歸習道盡亦不復疑

題俱曇弥從我因緣自歸佛自歸法

佛說大愛道般泥洹經　苐三丈　若

自歸比丘僧自歸習道盡亦不復疑
佛亦不復疑法亦不復疑比丘僧亦
不復疑習道盡皆已了知若人阿難
能教人自歸佛者自歸法者自歸比
丘僧者自歸習道盡者受者盡壽命
者遷事所受歸教施與衣食卧具醫
藥所索不逆盡壽命如是尚未能為
報師恩佛言是故阿難我於摩訶卑耶
和題俱曇弥有阜恩無量
是時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并五百
比丘尼便俱出墮舍利國到大樹間
至佛所以頭面礼佛足却住一處是
五百比丘尼亦復礼佛住一處摩訶
卑耶和題俱曇弥便叉手白佛言我
不能忍見佛般泥洹并阿難舍利弗
羅目乾連是賢者輩比丘我欲先捨
壽行取泥洹去以白如是佛受摩訶
卑耶和題俱曇弥所白嘿然摩訶卑
耶和題俱曇弥便以手摩佛足言我
今日寂後見世間依者寂後見世間
明者寂後見世間无上者從今以後
不復見三界中尊者已為佛作礼却
坐一處是五百比丘尼亦復叉手白
佛如是我輩不忍見佛般泥洹并賢

坐一處是五百比丘尼亦復叉手白
佛如是我輩不忍見佛般泥洹并賢
者阿難舍利弗羅目乾連賢者比丘
輩我輩欲捨壽行取泥洹去五百比
丘尼白如是佛嘿然受五百比丘尼
所白五百比丘尼便頭面礼佛足言
我輩寂後見世間依者寂後見世間
明者寂後見世間無上者從今以後
不復見三界中尊者已說如是各還
就坐佛為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并
五百比丘尼說若干品法已說皆歡
喜起坐皆為佛作礼繞佛三匝頭面
著地還到墮舍利國入王園比丘尼
精舍便從一處布五百坐摩訶卑耶
和題俱曇弥并五百比丘尼各就坐
是時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便自現
神足從坐中沒身去從東方出在虛空
中上一樹間上至七樹間自現四神
足於虛空上經行已經行便住已住
便坐已坐便卧已卧便自身出五色
火上身出五色火下身出水下身出
五色火上身出水如是從東方沒出
西方從南方沒出北方便從七樹間
下至地變化現神足如於上時便滅
佛說大愛道般泥洹經　第二丈　若
神足取泥洹去是時五百比丘尼便

下至地變化現神足如於上時便滅

神足取泥洹去是時五百比丘尼便
皆於坐中沒身從東方出在虛空中
上一樹間上至七樹間自現四品神
足於虛空中經行已經行便住已住
便坐已坐便卧已卧便自身出五色
火上身出五色火下身出水下身出
五色火上身出水如是從東方沒出
西方從南方沒出北方便從七樹間
下至地變化現神足如於上時便滅
神足取泥洹去

是時佛告賢者阿難汝行明日平旦
入惟舍利國到耶陁迦羅越舍已到
便告耶陁迦羅越佛母般泥洹并五
百比丘尼佛勸令迦羅越作五百轝
牀五百瓶麻油五百分香五百分薪
若干種花香若干種伎樂持到王園
比丘尼精舍所以者何佛母般泥洹
并五百比丘尼皆是阿羅漢皆大神
足功德已滿當好葬之佛語阿難告
迦羅越佛勸如是阿難聞佛言唯然
即起持頭面礼佛足即以平旦入惟
舍利國至耶陁迦羅越所至已告守
門者令入白迦羅越阿難在外守門
者聞阿難言即入白如是時耶陁迦

門者令入白迦羅越阿難在外守門
者聞阿難言即入白如是時耶陁迦
羅越在高樓上與妓女共相娛樂聞
門者言如是即恐怖衣毛皆竪即下
樓出與阿難相見即持頭面著賢者
阿難足下為礼白賢者阿難是非恒
亦非小事所以者何賢者来入國何
一旱耶耶陁迦羅越言已意何阿難
即報言佛使我来欲勸令迦羅越作
五百舉牀五百麻油鉼五百分香五
百分薪若干種好香花若干種伎樂
持到王園比丘尼精舍所以者何佛
母般泥洹并五百比丘尼皆是阿羅
漢皆大神足功德已滿當好塟之佛
勸迦羅越如是迦羅越聞阿難言如
是即惛擗地言賢者阿難我人有何
等過於比丘尼比丘尼有何恨我人
所般泥洹不告我人賢者阿難從今
以後行室當空諸坐亦當空經行處
亦當空四徼道頭里巷皆當空惟舍
利國已為空賢者阿難從今以後不
復見比丘尼行分越入惟舍利國是
痛何甚耶陁迦羅越言已竟阿難即
告迦羅越言佛本自說言一切恩愛

皆當別離消散各自異處各自異行

告迦羅越言佛本自說言一切恩愛

皆當別離消散各自異處各自異行
所生所至所想各自有行各自有因
緣會當滅盡會當別離欲令不別離
者終不可得慧人但當護法行是時
賢者阿難為迦羅越引若干經要持
解迦羅越意欲勸迦羅越意已解已
喜已勸便到惟舍利國披羅門迦羅
越異因緣在講堂聚會便賢者阿難
以到就坐已坐便告惟舍利國披羅
門迦羅越鄉輩作五百舉牀五百麻
油餅五百分香五百分薪若干種好
香華若干種妓樂持到王園比丘尼
精舍所以者何佛母般泥洹并五百
比丘尼皆是阿羅漢大神足功德已
滿當好塟之佛勸衆披羅門迦羅越
如是惟舍利國披羅門迦羅越即便
掃地告賢者阿難我人有何等過於
比丘比丘尼有何恨我人輩持何
等失比丘尼意般泥洹不告我人賢
者阿難從今以後行室皆當空諸坐
皆當空四徼道頭里巷皆當空惟舍

利國以為空從今以後終不復見比
丘尼入惟舍利國行分越是時賢者
阿難告惟舍利國披羅門迦羅越弗

丘尼入惟舍利國行分越是時賢者

阿難告惟舍利國披羅門迦羅越佛
先自說一切恩愛皆當別離消散各
自異處各自異行所生所至所想各
自有行各自有因緣會當別離欲令
不別離終不可得慧人但當護法行
是時賢者阿難為惟舍利國披羅門
迦羅越引若干經要持解披羅門迦
羅越意喜披羅門迦羅越意勸披羅
門迦羅越意已解已喜勸賢者阿難
便起坐到佛所是時耶陁迦羅越并
五百披羅門迦羅越持五百轝牀五
百麻油餅五百分薪五百分香若干
種好香華妓樂到王園比丘尼精舍
已到是時王園比丘尼精舍門閉耶
陁迦羅越便告一人言來汝上一人
肩上度垣墻入園開門是人受迦羅
越言上二人肩上度垣墻即開門耶游
陁迦羅越及五百披羅門俱入王園
比丘尼精舍是時五百比丘尼共有
六沙弥利是六沙弥利告耶游陁迦
羅越言賢者迦羅越莫得嬈是五百
比丘尼也所以者何皆是已得定意
坐者是時迦羅越告六沙弥利言是
五百比丘尼不為定意生已捨壽命

坐者是時迦羅越告六沙弥利言是
五百比丘尼不為定意生已捨壽命
行取泥洹是時六沙弥利聞是語即
惛擗地言誰當復教戒我人者耶誰
當復諫數我人當持衣鉢隨誰後耶
是時迦羅越告賢者六沙弥利言佛
先自説一切恩愛皆當别離賢者沙
弥利莫愁憂但當勸行增精進是時
迦羅越取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舍
利持若干種香花妓樂恭敬撿取舍
利著金牀上并五百比丘尼舍利亦
如是便耶遊陁迦羅越并五百披羅
門迦羅越俱取摩訶卑耶和題俱曇
弥并五百比丘尼舍利到佛所是時
佛告賢者舍利弗羅汝来正東向叉
手下右膝著地説如是有在東方直
信者直棄者三神六智大神足功德
以滿者皆来到是間所以者何佛母
般泥洹并五百比丘尼已般涅洹皆
是向羅漢皆大神足功德已滿當共
好塟之南方亦尒西方亦尒北方亦
尒東方亦尒賢者舍利弗羅受語即
東向南向西向北向請諸阿羅漢即
時東方有三百五十阿羅漢来南方
亦尒西方亦尒北方亦尒合千阿羅

亦尒西方亦尒北方亦尒合千阿羅
漢在佛前佛便與千比丘僧俱到摩
訶卑耶和題俱曇弥舍利所佛便坐
千比丘皆就坐是時佛便告賢者阿
難汝起取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舍
利以鉢盛之持来著我手中阿難言
唯然便起坐取摩訶卑耶和題俱曇
弥舍利著鉢中持授佛佛即以兩手
受之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舍利已
受佛便告衆比丘僧是母人聚舍利
也本是惡身惡弊卆暴輕心數轉嬈
姤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已捨母人
聚身男子所應得者摩訶卑耶和題
為已得也
是時佛令耶游陁迦羅越衆比丘僧
共為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弥并五百
比丘尼起塔已起塔及惟舍利國人
民及諸天人皆共事摩訶卑耶和題
俱曇弥并五百比丘尼塔佛說如是
諸比丘皆歡喜起前為佛作礼而去

佛說大愛道般泥洹經